



# 征途如虹

——纪念海南解放70周年特别报道

B05

海南日报

2020年4月10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陈卓斌 美编：王凤龙

记者手记

开拓进取 无惧风雨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从“创建五指山革命根据地”这一问题的酝酿与提出，到五指山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中间相隔了整整8年。而将革命根据地自沿海汉区一路开辟至深山黎寨，期间又不知道历经了多少艰难险阻。

回顾历史会发现，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总会遇到一些沟沟坎坎。革命年代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

过去，毛贵村的村民们上山砍树、打猎，下河炸鱼。到最后，山秃了、水黑了，一年到头忙活下来，收入也不过千元。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不断地摸索与实践，这座革命老村渐渐更新观念、转变发展思路，开始养豪猪、种植百香果、冬季瓜菜，再到发展以“红色革命”为主题的乡村旅游，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脱贫之路。

从过去到今天，我们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靠的都是不畏艰难险阻、一路披荆斩棘的理想信念。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只要继续坚定不移、一以贯之地保持这份理想信念，定会取得新的胜利。



黎族人民永远跟党走

这是一次历经坎坷、等待了太久的会面。

1943年底，黎族首领王国兴派出的黎族代表王文聪等人冲破重重阻碍，终于在澄迈县六芹山见到中共琼崖特委书记、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总队长兼政委冯白驹。两人双手紧握，表明了黎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干革命、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也为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铺平道路。

此时，距离“创建五指山革命根据地”这一问题的酝酿与提出，已经过去了近4年。

1940年，庄田、李明从延安返回琼崖时，周恩来曾指示：“必须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逐步把五指山革命根据地建设好，这是由于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决定的。”同年11月7日，中央书记处又提出“五指山脉一带山地，将是我们长期抗战的可靠根据地”，要求琼崖“把山区作为我军巩固的后方”。

事实上，此前琼崖已建立了多个根据地，但它们多处于丘陵平原地带，没有山区作屏障，不易相互联系，也不利于与敌人周旋，难以持久地支持革命战争。相较之下，五指山区怀抱的白沙（包括现在的琼中、五指山）、保亭、乐东三县物产丰富、资源充足，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又造就了当地易守难攻的作战优势，让这里成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绝佳选择。

然而彼时，日寇正集中大批兵力向琼崖抗日军民进行疯狂的“蚕食”与“扫荡”，我军战事频繁，部队、机关流动性大，根本无暇他顾，再加上国民党顽固派龟缩至五指山区，创建五指山革命根据地一事只能一再搁置。

直到“白沙起义”一声枪响，深刻动摇了国民党顽固派在五指山区的统治根基，琼崖特委苦苦寻觅的时机终于出现。

1946年12月，中共琼崖特委在澄迈县加总乡（今属屯昌县南坤镇）召开临委书记联席会议，作出关于建立以白沙、保亭、乐东为中心的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决定。至此，琼崖革命23年武装斗争中的最后一个根据地，呼之欲出。

70年前的今天

1950年  
4月10日

邓华下达大规模渡海作战命令

4月10日，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在前线指挥所召开渡海作战会议，下达大规模渡海作战命令。当天，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冯白驹接到第15兵团关于做好接应野战军主力登陆准备的电示后，立即开会部署相关工作，要求接应部队和当地党政组织要全力以赴，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保证主力胜利登陆。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1948年6月，五指山中心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琼崖革命从此有了牢固的大后方——

## 巍巍五指山 猎猎红旗扬



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自五指山北麓奔涌而下，滔滔昌化江水在高山与河谷间冲刷出一片开阔盆地，五指山市毛阳镇毛贵村便坐落于此。近日，海南日报记者一行来此探访。

从地理方位上来看，这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小村庄，却曾响起三大攻势的阵阵战鼓，升起琼崖大地上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解放海南和琼崖革命斗争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如今硝烟散去，23米高的纪念碑静静伫立于毛贵村北侧的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内。前来瞻仰的人每每抬头凝望，那段激情澎湃的革命岁月便仿佛奔涌而出，在这片红土地上激荡出信仰的力量与奋进的足音。

琼崖革命有了牢固的大后方

位于琼岛中心的五指山区，方圆1万余平方公里。要想在此开辟革命根据地，该从何处着手？中共琼崖特委和独立纵队决定，将白沙作为突破口，逐步打通进入五指山区的通道。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琼崖特委就已在黎族同胞的策应下建成白沙抗日根据地，尽管后来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根基仍在。1947年1月起，中共琼崖特委和独立纵队先是率领警卫营重返白沙，逐步恢复和巩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而后又从各支队抽调出一个小队和警卫营，合编为“前进支队”向保亭、乐东两县进军。

我军一路势如破竹，打得敌军节节败退，但也有部分国民党武装力量及地主、恶霸尚未被完全消灭。为彻底肃清反动势力，自1947年冬天起，已由“广东省琼崖游击队独立纵队”改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集中5个支队的兵力，分3路再次向保亭、乐东地区挺进。

不久，保亭、乐东解放的捷报接连传来，白沙、保亭、乐东解放区连成一片，五指山中心革命根据地终于1948年6月正式形成。

“那时，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老百姓进行压迫、剥削，我们就盼着共产党能帮一把。”家住毛贵村的年迈村民王和新还记得，五指山中心革命根据地建立后，琼崖共产党人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大力推广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一系列举措，并成立了琼崖少数民族自治区行政委员会，让他们翻身做了主人。

1948年，琼崖区党委在向中共中央报告解放区人民生活初步改善的情况时指出：过去人民生活极为贫困，白沙县民众90%无饭吃或吃不饱，衣服也十分短缺。经过土地改革后，除白沙的红毛、水满、细水等3个乡尚缺少粮食外，其他各乡已无饥饿现象。

也是从那时起，五指山解放区掀起生产、参军和支前的热潮。仅1948年这一年，白沙、保亭、乐东三县就有2000多名黎族苗族青年参加了琼崖纵队，还有大批青年参加地方武装和保乡队等民兵组织，为琼崖的革命斗争打造出一个广阔而又坚实的大后方。

升起琼崖大地第一面五星红旗

位于原白沙、保亭、乐东三县交界处的毛贵，坐落在一个狭长的小山谷中，这里看似闭塞，沿着河滩行走却能四通八达。正是凭借着独特的区位优势，毛贵这才成为中共琼崖区党委、琼崖临时民主政府和琼崖纵队司令部等党政军三大领导机关的驻地，见证了一段激情燃烧的红色岁月。

70多年前，冯白驹领导的琼崖区党委和琼崖纵队就是在毛贵村发动、策划和指挥了1948年的秋季攻势和1949年的春季攻势、夏季攻势。这3次攻势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以五指山为中心的琼崖解放区，也为夺取琼崖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大军解放海南岛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个个战令沿着江畔发出，一个个捷报又顺着江滩传来。

1949年9月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成立的喜讯很快传到了毛贵村。琼崖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当即决定举办一场盛大的庆祝集会。

10月1日拂晓，一阵阵礼炮、军号、锣鼓声和欢呼声交织着响彻毛贵山谷。琼崖党政军干部、战士以及黎族、苗族、汉族群众共1000余人，纷纷汇集至毛贵礼堂旁的广场，见证着海南岛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这一刻让琼岛军民激动无比，更让国民党的残兵败将们暴跳如雷。当时，全国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军队从内地溃逃琼岛，与海南特区警备总司令陈济棠部合并，正企图凭借琼州海峡而长期固守，将海南岛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

敌军骤增，并没有吓倒久经考验的琼岛军民。1950年1月，中共琼崖区党委在毛贵召开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作出《关于配合大军渡海解放全琼的紧急工作指示》。会后，全琼军民立即行动，通过筹款、筹粮、支前、劳军、情报、策反、接管和接应等工作，与大陆南下的渡海大军遥遥呼应，将国民党反动派置于我方前后夹击的锋芒之下，彻底断送了他们退入五指山区，掘险顽抗的幻想。

至此，五指山中心革命根据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撤出毛贵，而为革命牺牲的将士长眠于此，无声地守护着这片红土地的安宁。

（本报五指山4月9日电）

海南解放英烈谱

刘秋菊：  
琼崖女杰 不让须眉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腰间斜挎驳壳枪，背着一顶竹斗笠，头发自然往后梳，目光炯炯望前方。位于海口市琼山区那梅村西北侧、G98东线高速公路路口旁，一座高大的汉白玉雕像迎面矗立。雕像的主人公叫做刘秋菊，她是琼崖妇女革命运动的杰出代表，也被群众们亲切地唤作“姨母”。

1899年，刘秋菊出生在塔市地区的福云村（现桂林洋农场），幼年丧失双亲的她，几乎尝尽人间的辛酸苦辣。在革命风暴席卷琼崖的1926年，刘秋菊毅然报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农会，此后走村串户，宣传发动群众跟土豪劣绅作斗争，并于次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巡逻、放哨、送情报、当向导……刘秋菊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党交给她的任务，尽管屡屡遇险，却几乎每次都让她顺利脱险，叫敌人识别不了，奈何不得。

1928年5月，刘秋菊不幸被敌人逮捕，在两年多的牢狱生活中，受尽各种酷刑的折磨，十个指头都被敌人用针给刺透了，但她依旧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保护了其他同志的安全。后来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刘秋菊于1930年获释。

出狱后的刘秋菊，依旧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参加战斗，先后担任琼崖苏维埃政府委员、琼崖特委妇委书记、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委员、琼崖特委民运部副部长、琼崖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委会主任等要职，但她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同群众有着血肉般的深情。

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1949年秋天，刘秋菊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在区党委驻地五指山革命根据地与世长辞，终年50岁。

值得一提的是，最初参加革命时，刘秋菊只有姓氏、没有名字。琼崖革命先辈林克泽给她起名“秋菊”，希望她能像秋天的山菊花那样经受住风霜的考验。这位戎马一生的琼崖女杰，用自己二十余载的革命生涯证明，她的确做到了。

（本报海口4月9日讯）

岁月回眸

革命年代 鱼水情深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群山怀抱中的五指山市毛阳镇毛贵村，清冽的昌化江从村前逶迤而过。

从搬出茅草房到住进宽敞的平房，从下河抓鱼到“多条腿走路”发展绿色特色产业，对于曾参加过琼崖革命的老战士王和新来说，这些年家乡毛贵村的变化实在太太。

“以前扛土枪干革命，就盼着能吃饱。”近日，年过八旬的王和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和沉重劳役，几乎逼得他们走投无路。直到1948年，中共琼崖区党委、琼崖临时民主政府和琼崖纵队司令部等党政军3大领导机关进驻毛贵村，冯白驹带着部队帮助村民开展生产自救、发展农业生产，村民们的生活这才一点点好转。

“他们办学校免费招收黎族子女上学，低价销售食盐、农具和生产种子，还会义务帮村里群众干活。”王和新回忆，部队晚上常常还会开展一些文艺活动，每当演出开始时，附近的黎族群众就扶老携幼打着火把前来观看。

而凭借着琼崖解放区的“心脏”这一地缘优势，毛贵村也在当时创下了多项纪录：成立海南最早的供销合作社，开办海南黎族地区第一家纺织厂，升起海南第一面五星红旗……

尽管那段奔腾激荡的岁月已经远去，先烈们追求真理、不畏困苦的革命精神，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毛贵人踏上发展新征程。

（本报五指山4月9日电）